

《小孩不笨》 I Not Stupid

中的父權政治與教育規訓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師資培育中心。楊洲松。副教授



前言

《小孩不笨》(I Not Stupid)是2002年新加坡最賣座的電影，於新加坡上映時曾連續拿下4週票房冠軍，創下了將近7,000萬臺幣的票房紀錄。本片同時也應邀參加金馬獎國際觀摩影展並獲得許多好評，可能是有史以來新加坡影片在臺灣最受到歡迎與注目的一部。導演梁智強透過片中三個不同生活背景，卻都就讀後段班的小學生的生活經驗，以生活化的輕鬆敘述手法及詼諧幽默的對白，呈現出新加坡教育問題與父母管教方式的不當，同時也藉由許多辛辣的對白與笑話大膽地嘲諷了新加坡政府所謂「權威民主」的父權統治。

由於本片內容呈現並批判了新加坡的教育現況與問題，在臺灣也成為繼《春風化雨》、《放牛班的春天》之後，教育界相當熱門的影片之一。無論是教師的在職進修研習或是師資職前培育課程，甚至是中小學的課室教學中，本片幾乎已經成為近年來教育活動中常用之輔助材料，而對於其中所批判之教育問題及蘊含之教育意義亦已有諸多討論文章。準此，本文並不打算再就其中蘊藏之教育相關意義做討論，而是想從當代法國思想家Foucault的理論視角出發，去分析一般討論本片較少觸及之父權政治與學校教育規訓間的關係。

劇情簡介

故事主角是三個新加坡小學生：文福、國彬和Terry。他們就讀的是EM3，也就是英文跟數學最差的後段班。在新加坡，讀EM3的學生都被認定是無可救藥的一群，無論是校方、老師或家長也大都放棄多花費資源與時間在他們身上，而寧可將時間與資源花在EM1與EM2的學生學習上。但其實EM3的學生基本上是數學與英文的學習相較起來不如其他EM1及EM2的學生，並不是所有方面都差，甚至連品行操守都被認為是較差的。即如Terry所說的：「我只是英文的問題，智慧是沒有問題。」但是在一個文憑社會中，不會讀書也就被貼標籤為品格操行不佳的壞學生。例如明明是文福的表哥動手欺負他們，但老師跟家長都不相信是EM1的學生先動手，一致認為EM3的學生功課差，品行也一定差，所以所有事端都是EM3的學生惹出來的，文福他們三人也因此常被處罰。

國彬的父母是中產階級的上班族，母親有感於新加坡職場上的競爭，體認到在新加坡沒有文憑是沒有前途的，因此給予國彬極大的課業壓力。然而喜歡畫畫的國彬，英文與數學實在學不來，雖然努力但表現依然不符合母親的要求。但母親卻以為國彬是懶惰而不夠努力，因此開始使用體罰方式要求國彬的功課，這使得國彬的學習與生活變得非常痛苦。個頭最高，最講朋友義氣的文福則是勞工階級的子弟，是三個小朋友中家境最差的。由於他被就讀於EM1的表哥恥笑與刺激，文福發誓一定要證明給瞧不起自己的人

看，窮人家小孩並不一定就是不會讀書。他遂利用幫忙母親做事的任何空檔時間讀書，而他的努力也終於獲得回報，一次一次的成績表現是愈來愈好，甚至不輸給EM1的學生。小胖子Terry家裡最有錢，由於家裡有錢，父母親並不特別擔心他的功課，只是父母仍希望他能好好讀書，因為成績好以後才能當公務員，新加坡公務員的薪資是高的。Terry也因為家境優渥，無需為生活及未來煩惱，因此過的最天真無邪，然而卻也因為家中保護得很好，個性最依賴、最不成熟而常有令人哭笑不得的行為舉止與言語出現。



INFO

小孩不笨 (I Not Stupid)

導演：梁智強

演員：梁智強、向云、梁文宗、
李創銳、洪賜健

類型：劇情片 (喜劇)

年份：2002

不同家庭背景的國彬、文福與Terry由於同在EM3而成了孟不離焦、焦不離孟的好朋友。國彬與文福善良、熱心並重朋友義氣；Terry則以他們兩人為榜樣，作他們兩人的小跟班，希望學習他們的成熟懂事。雖然屢屢被白目的Terry出賣，國彬與文福仍然很罩他。

本來已被大人放棄且自我放棄的EM3，新來的李老師則改變了他們的心態。李老師並不先入為主地認為EM3的小孩都是沒救的；相反的，他告訴學生們說：「對於不會的科目，越討厭就越不會，所以更要接近他、面對他、才能打敗他。」因此李老師看到國彬喜歡畫畫，並不像其他老師或國彬媽媽一樣罵他，反而是用鼓勵方式，鼓勵他畫出最美的畫來。這使得國彬大受鼓舞，後來他還拿到國際兒童繪畫比賽的獎項。李老師並自願幫小朋友們進行課後補救教學，雖然

仍沒有小朋友願意，他還是不改其熱心。而當國彬跟文福等人遭受誤會時，她也都為其辯護，是一位熱情、熱心並專業的好老師。

國彬因為課業壓力太大，幾次考試都無法達到母親要求，只好作弊，抄成績突飛猛進的文福的答案，結果作弊被抓到並通知家長。懼怕遭責罰的國彬因此不敢回家，閒晃在街頭時聽到電視中播報有學生因為承受不了功課壓力而自殺，他因而也起了跳樓自殺的念頭。結果國彬就在跳樓前一剎那，被警方誤打誤撞地發現而帶回。國彬的父母幸運的從警察局帶國彬回家，夫婦倆也因為對體罰的意見分歧而大吵一架。

此時Terry父親開除的一位中國籍經理因為急需拿錢回家，只好鋌而走險綁架Terry，陰錯陽差卻也把文福綁走。成熟懂事的文福並不懼怕歹徒，想盡辦法要帶著Terry逃跑；Terry則不改溫室花朵的本色，





連逃跑的決心與勇氣都沒有。就在文福利用歹徒不注意而帶著Terry逃跑之際，幸虧國彬發揮了他素描的長才，繪出歹徒面貌協助警方搜捕歹徒，千鈞一髮之際救出了Terry與文福。

國彬的媽媽被檢驗罹患血癌，為了要讓母親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一個她最渴望的好成績，國彬這次更是發憤圖強努力讀書。然而，現實還是殘酷的，國彬依然無法拿到理想的好成績，傷心的他非常自責自己的無能。可是到了這個階段，國彬媽媽的心境也已經不同，她認為只要國彬是打從心底盡了力，拿什麼成績，做媽媽的都應該開心，她說：「因為懶惰沒有把潛能發揮出來是很可惜的事情。」重要的是要努力與盡心過。

為了挽救國彬媽媽的性命，全校師生和家長都來驗血做骨髓配對，連平時都板著

晚娘面孔處罰學生的主任及堅持高壓管教方式的校長都來挽袖抽血。Terry此時發現：「學校並不是一個完全無情與殘酷的地方，除了求學之外，也是一個溫暖和處處充滿愛心的地方。」骨髓配對結果，Terry的骨髓剛好吻合，最適合移植。一向以來都只會依賴父母及出賣朋友，卻沒有為朋友做過任何事情的Terry，這次不顧父親反對，鼓起勇氣、下定決心，救了國彬母親一命。Terry的爸爸和國彬的爸爸也因為這件事而冰釋所有誤會，兩人一起聯手出擊，最後也幫Terry爸爸把食品事業起死回生。

影片最後是個Happy Ending：文福成績表現越來越好，國彬在文憑社會中找到了自己的專長與出路，Terry則找回了勇氣與自信，大人們則學會了相互幫忙的意義。

父權政治與教育規訓的相互為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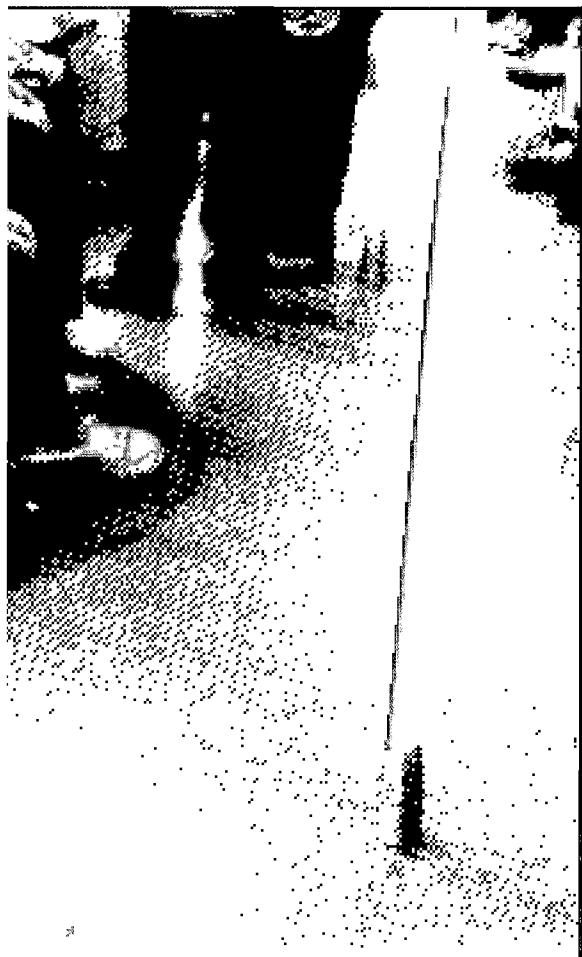
本片一開始即用幽默方式糗觀眾說：「你們怎麼那麼聽話啊！」諷刺了新加坡的父權政治現況。即如國彬爸爸所說的：「新加坡的魚最難釣到，為甚麼呢？因為新加坡的魚跟新加坡的人一樣：死都不開口。許多話不可以講，不可以用，怎能營造充滿創意的環境呢？」死都不開口未必是因為被禁止開口，而是透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大眾傳播媒體等不斷地對於新加坡人

的身體與思想進行規訓，使其形成不開口的習癖。

學校教育在這個過程中顯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左派的觀點看來，學校教育不僅複製了社會階級，也是霸權（hegemony）行使的重要機制，正是為鞏固與貫徹父權政治所必須的工具，與監獄或軍隊等都是現代控制的一種形式。即如Terry在本片一開始即說：「這是一個每個人都坐過的監牢，不要看它的外表友善，其實它的無情和殘酷大家都領教過。」從法國思想家Foucault的觀點看來，教育利用時間與空間馴服了



人的身體與思想，社會規訓的權力正是經由「正確訓練的手段」規範人們成為「溫馴的身體」。這是透過系列性的作為和秩序來組織時間與空間，藉著知識形式具有構建出監督與規訓功能的權力機構；換句話說，權力的發展與精緻化是透過各種教育規訓的訓練來運作，而此規訓權力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是仰賴了三種技術：層級的監視 (hierarchical observation)、規範化判斷 (normalizing judgment) 及考試 (examination) (Foucault, 1979: 170)，以極其周密有致的方式來行使權



力，並透過分工精細的部門圍繞著人們形成了一個觀察、紀錄和訓練的機構 (Foucault, 1979: 173)。所以，像監獄、軍營及學校等機構的建築物，不僅是一棟建築，而是為了方便對人民進行清晰而細緻的控制。例如，影片中的班級編班，從EM1到EM3的層級化以方便管理，再加上規範化的作用來促成同質性。其藉由計算差距、決定層級、固定特性而使權力在形式平等的系統中發揮功能。「因為在一個由規則、規範所導引之強制及作為計算的同質性中，所有個別差異都被隱藏起來了。」(Foucault, 1979: 184) 也就是說，規範化是其經由排他而運作，先定義了一個標準及判別規準來區別符合要求與否，提供了所謂「好」、「壞」或是「不足」或「有缺失」的圖像。藉由此種規範化判斷，就可以標示出品質、技巧及能力的不同，據以進行懲罰或獎勵。因而EM1及EM2是品質好的，EM3是品質壞的、不足的，但規範的標準是為了方便管理而選擇的，即如片中Terry說的：「我只是英文的問題，智慧是沒有問題。」

考試則將監視的技術與規範的判斷巧妙結合起來。事實上，是一種區分資格、型格及懲罰的監視體系 (Foucault, 1979: 184)，藉由考試將主體不斷的秩序化、條列化及分類化。在其中，個人成為由不同類別之檔案、文件、資料及紀錄所描寫建構的主體，「將個人放置在一個監視領域的檢查，也將他們置放於一個書寫的網絡中」(Foucault, 1979: 189)。在這種情形下，人們成為個別的「案例」(case)，「建構客體為知識流派及掌握權力流派的案



例」(Foucault, 1979: 191)，受制於持續不斷的考試與紀錄，導致知識生產及知識分類的分類化需求不斷增加，例如，教育歷程中的履歷表、學歷證書、標準評量測驗、成就紀錄、學校報告、評價形式等不斷增加與擴大的範圍、影響、評鑑及評價等。

準此，當學生被建構為某種學習者的特殊型態時，其實就已被描寫為擁有某種屬於他們的特質，因而學生就應該成為那種類型的人。亦即，學生在進行學習時，不僅是學習了內容，也對自身、圍繞他的人們及世界都描述了某種意義，例如，學生從學習活動中建構了自身的種族、族群、性別、階級、職業與社會評價等。換句話說，透過教育的規訓歷程，「人們被建構並去建構他們自身為公開讚揚的個人：『好的』、『聰明的』、『可信賴的』——及公開責難的：『壞行為』、『無知』、『反抗的』；換句話說，從他們『自然』屬性的觀點來加以建構」(Usher & Edwards, 1994: 96)，此

種建構是經由區分及規範化為規制性行為之一種手段的過程。而經由教育權力規訓的過程，人們也被置放在不同的主體定位上，像是「女人」、「男人」、「小孩」、「父母」、「教師」、「學生」、「聰明」、「愚笨」等。

片中的Terry即是此種教育規訓主義下被馴服的最典型的例子。他被規訓為聽話的乖小孩，也正是新加坡良好公民的翻版。Terry說：「媽媽會安排好所有的事情，很像政府。」媽媽跟政府一樣，不斷透過喊話：「你們知道自己是幸福的嗎？能夠有個負責任、懂得照顧你們的好媽媽。」就像政府一樣，以關懷及照顧作為權力行使及對身體思想規訓的藉口。這樣的父權主義政府當然會全面性地接管公民的各個生活面向，即如小孩的紅包使用與房間的擺設，媽媽都要插上一手一般。在Terry這樣的家庭教育下，與人交往就是用物質，送禮物、金錢來進行收攬，即如父權政治用政策利多來收買

選民。而媽媽告誡Terry不要多管閒事，因為事不關己，有事媽媽會出面解決，也正如公民將問題都拋給大有為政府，他會幫忙解決，只要公民不要多嘴及多管閒事。如此一來，Terry被照顧（規訓）的太過份的結果，連在家中都會被外人欺負，因為他已經失去獨立自主判斷與決定的勇氣、態度與能力。但是小孩要的是自由而不是物質的享受，即如公民要的是不受壓制的自由思想空間。所以Terry的姊姊Selina經常跟媽媽吵架，他要的是能作自我抉擇的自由，而不是諸多透過物質享受所進行的管制。片中Terry跟著文福逃離歹徒掌控，自我抉擇想法已經萌芽，到最後不顧父親反對，有了堅持作正確事情的勇氣，能夠開始運用自己的理性去做出判斷與決定。Terry在跟著文福逃跑時說：「不聽大人的話是不是成熟了？」是脫離規訓掌控的萌芽階段，而到了鼓起勇氣自己決定要捐出骨髓，則是自律自主的時候，才是真正的成熟了，也才是Kant論啟蒙所謂的運用理性以脫離那不成熟的狀態。

綜上所述，父權政治以一種微型的權力行使方式，滲透學校教育機制以規訓個人成為父權政治體制中恰如其份的主體。教育因而不再是啟蒙意義下的培養自主自律的自由人，淪為父權政治的工具。

結語

若從啟蒙現代性的觀點看來，教育應該是協助個人實現潛能，使主體得以自律自主以成為自己命運之主人。即如盧梭認為，社會壓抑個人發展，教育必須訴諸自然，透過個體自我約制的自由，從而發展個人自我覺知，覺知到社會關係，從而促進個體之善以符應社會之德，最終以理性統一取代本能統一（楊深坑，2002：233）。現代的學校教育基本上也都是建基於這樣的理念上，去強調個人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履行社會責任、以有益於理性和自由的啟蒙思想改造世界。然而，細細品味《小孩不笨》中父權政治與教育規訓的相互為用，若未能養成持續不斷地反省與批判的素養與能力，學校教育極容易就成為父權政治御用的工具，而失去其啟蒙的功能，反成為禁錮身體與心靈的桎梏，這是工作人員必須時時警惕於心的。

參考文獻

- 楊深坑（2002）。科學理論與教育學發展。臺北市：心理。
-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ing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Usher, R. & Edwards, R. (1994). *Postmodernism and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本文圖片由英屬維京群島商群體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授權

